



草上的城市

綏拉菲莫維奇著

金 人譯

草原上的城市

〔苏〕綏拉菲莫維奇著

金 人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9 •

А. С. Серафимович
ГОРОД В СТЕПИ

本書根据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В Вдох Томах.
Том Второй.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0 年版本譯出

草原上的城市

[苏]綏拉菲莫維奇著

金 人 譯

*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

市五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0478

开本 787×1092 耗1/27 印張10 26/27 字數 201,000

1959年2月第1版

195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0 定价 (八) 0.90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敘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羅斯資本主義發展的情況。書中主要人物查哈爾是一個白手起家的流氓，他在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中，發了財，成了資產階級，他這一生充滿了對工人階級的剝削、欺騙和壓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矛盾的尖銳化導致了無產階級革命意識的成長。書中描寫了起初是受壓制的、被蒙蔽的工人，開始覺悟到本身底政治的和經濟的利益。他們進行了各種方式的鬥爭，成了資產階級的掘墓人。作者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和殘酷的暴露可以說是淋漓盡致的。書中也敘述了以波倫諾夫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大力揭穿了這種知識分子的偽善和惡毒。

瞧吧，在那蔚藍色的草原
上正在建設一座金黃色的城市。



第一章

草原上到处籠罩着干燥的灰色影子，散发着还不肯冷却下去的热气，草原无声无息地包围在干燥的灰白色的雾气之中。

在远处的古代守卫堡垒的后面——是一輪疲倦而又黯淡的、在經過一个酷晒和沒有休息的白昼以后显得悲哀而又苦痛的紅色太阳。

金花鼠吱吱地叫了一天，奔跑得精疲力竭，現在，已經睡了。老鹰沒有展翅在空中盘旋；目光炯炯地顫动的鷂子也沒有高悬在天空；只有草原才了解和喜爱的音乐家——蠅蠅儿——也沒有尽情地歌唱。

最后的阴影都模糊成一片了，一眼看不到边际的，蒙蒙的云雾籠罩住了草原，守卫堡垒后头的、将要熄灭的晚霞发着黯淡的光亮。但是在堡垒上面站着一个騎馬的人影子，被将要熄灭的夕照的背景一衬托，显得黑漆漆的。辨别不出騎在馬上的是男人还是女人。只看到那颗戴着一頂毛茸茸的加尔梅克式皮帽子的脑袋，好象很注意地朝着血紅的霞光正在天边上熄灭的地方。

那匹馬一动不动地、黑漆漆地站在那里。草原居民的身影也一动不动地黑漆漆地騎在馬背上。一点声息也沒有地靜听着的草原也是一动也不动。

在很久以前的已經被人忘記的、可能在記憶上已經完全消灭掉的时代里，也曾有过一个騎馬的人影象这样黑漆漆地站在

堡垒上，鹰的鸣叫也在天空飘荡过，草原上的野兽也飞跑过，白色的羽茅草也象波浪一样轻微地翻动，响亮的、胜利的喊叫声在广阔的草原上空自由地飘过。

草原沉默着，那个人的脑袋还是一动不动地黑漆漆地扭着，晚霞已经消灭掉，一点儿也没有消散的白茫茫的干雾死气沉沉地和模模糊糊地遮住了草原。

等到大地的黑暗的边沿上，只剩下一道窄小的、似乎要遮住天空的血红印子的时候，被缰绳勒得紧紧的、高高昂起脑袋的马摇晃了一下，从堡垒上走下去，马上的沉默的人影摇晃着，不慌不忙地沉没到黑夜早已经降临的那方面去。

那匹马的影子消失了。粗糙的、龟裂的干地吞没了马蹄子的声音。

从远方传来的不象是喊叫声，却象是响亮的、粗暴而又流利的人声——这是一个沉重的、铜钟一样的人声。声音传送过来的那方面，血红的霞光一直还很顽固地不愿意消灭掉，那里还可以看出房子和人物的轮廓。这种声音飘荡了很久，和任何一种草原上的声音都不相象，和那种草原上的寂静，和那种好象在沉思的沉默的夜，和那种沉没在黑暗中的广阔的草原都有些格格不入，和草原的生活也是格格不入的，这是一种独特的、什么声调都不象的、朴素而又枯燥的声音。

这种沉重的、动荡的声音停留了半天，忽然中断了，紧接着又短促地响了两次——就寂然无声了。模模糊糊的、神秘而又虚幻的、渐渐消散的雾气仿佛惊骇地和迟疑地对着发出声音的地方望着。

寂然无声。

象許多針尖似的火光，刺透了黑暗，就象星座一樣，一堆一堆地散布在對面的沉默無聲的黑暗大地上。

守衛堡壘黑漆漆地和空蕩蕩地堅立在這裡。霞光的最後的痕迹也消逝了。

沉默的草原黑漆漆的，也看不出來是房子呢，是山崗呢，還是黑暗的夜色。也許，根本就沒有街道。

不過還是談談人間的事吧，一條一條的微光從許多小窗戶當中可憐地映照出來，這些微光映照著艾蒿、刺草和坎坷不平的道路上的陳旧的干涸車轍。黯淡的小窗戶，象黑暗的青草當中的螢火似的，在地面上閃閃發光；交錯的光亦混亂地散布開或者成堆地擠在一處，遲疑從青草當中，從艾蒿當中穿過，彷彿為了某種原因，悄悄地一同爬開去了。

這裡的狗不象鄉村裡的狗那樣親熱、固執而又長久地吠著，互相應和著，而是突然在黑暗中單調地嚎叫起來，喘著氣，發出嘶啞的聲音，然後又沉默下去。於是又只剩下昏暗和被窗櫺切成方形的、散布在地面上的小片微光了。

這是不是盜賊的巢穴呢？也許是過路的人停在黑夜的草原上宿營吧？

乾燥的、無雨的黑雲一動不動地遮住了整個天空，彷彿在呆呆地靜聽著。

散布在各處的小窗戶的光亮照了一會兒，就開始一個跟一個地熄滅下去，就象黑暗里正在熄滅下去的火花似的。映照在外面的光亮也熄滅了。艾蒿、刺草和車轍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無邊无际的、沉默的黑暗了。

但是，在睡夢和安息之中，在黑暗與寂靜之中，有兩處相離

很远的地方，还残留着夜间的光亮，这里的人还没有睡觉。

一道窄窄的和长长的浅蓝色的光亮穿过开到阳台上去的門，顺着宽阔的踏级照进花园去，于是黑暗里面，有的地方看到一块花坛，上面栽着些用人工铺成花纹的、辨别不出的花草；有的地方看到低低地被照耀着，显得很奇怪的、一动不动的楊树叶，树頂神秘地浸没在黑暗中；有的地方看到一块被切成斜形的浅蓝色的小路；其余的地方，也到处籠罩着那种无边无际的黑幕。

飯厅里面修着高敞的、顏色鮮艳的天花板，装着严密的窗戶，鋪着耀眼的桌布；玻璃杯和銀杯发着閃光；三个人都生着明朗的和干净的脸，神情都很安静、悠閑，好象不論現在和将来都还有很多耗費不尽的时间似的，墙外的黑夜和这间亲热地照耀着的小屋子里的光亮和舒适控制了他們三个人。

在一張鋪着雪白的台布的长桌子的尽头，坐着一个青年人，他穿着把褲腿塞进长靴筒去的、大学生穿的褲子，上身是一件用皮带束住的藍色衬衣，他大概是女主人的兄弟，因为他们长得非常相象。“他也生着一头散乱的亚麻色头发，也生着一張女人型的、沒有胡子的圓臉，臉上露着那种特別亲热的和謙虛的神情，这种神情只能使人显得更年輕。

女主人坐在閃着銀光的茶炊旁边，她长得和兄弟一模一样，只有臉长得窄小一点，腰細一点，不过在两只年青的眼睛里已經有了有經驗的母性的神情。

工程师背着手，若有所思地在整个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候停下来喝口茶。这时候，他的短小的影子就在地板上耐心地等候着，在这个扁平而又难看的黑影上，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有一撮卷曲的小胡子。

“大丈夫四海为家。”

“得啦！”工程师怒冲冲地说，他本来不愿意再喝茶，但是又喝了起来，于是短小的影子就驯服地停在他的足旁，接着，他说：“大学生的椅子和现实生活是两种互相抵触的东西。”

“就象天才和暴行那样不能相容吗？”

“我说的是正经话。”

“我也说的是正经话呀，”大学生笑着说。“要知道你却是撒谎。姐夫，现实生活到处都是一样：不管是坐在大学里的椅子上，或是坐在被告人的席位上，还是坐在火车里的座位上，生活都是一样，当然，对生活的看法是不同的。在没有发生困难问题的时候，一个人是很好的，即便发生什么不幸，也只要一个人来承当就行啦，不过，当你担任了站长以后，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完全相反啦。哎呀，伙计们，好黑的夜呀！在我们莫斯科，没有这样的黑夜。”

他以年轻人的动作，从容不迫地站起身来，往敞开着的、象一只黑漆漆的四角形似的门走过去，就是从这扇门里，投射出一条窄窄的光亮，照出了黑暗里一片花坛、一片树枝，这光线渐渐地越来越弱，终于在浓厚的黑雾中消失了。

“就象是一个很深的深渊，黑漆漆，一动不动。其实什么也没有，但是在这整个的黑暗当中却好象充满了一种有意义的、神秘而又巨大的东西。现在要是能到草原上去，就这样游逛到早晨就够啦！”

于是，忽然有一个年轻的、有点儿象山羊叫的声调唱起来了：

斗牛的武士，斗牛的武士……，

“彼佳③，亲爱的，”叶莲娜·伊万诺芙娜惊駭地抬起身来，說道，“卡裘莎② 睡啦……亲爱的！”

“好吧，不唱啦，不唱啦……”

“不論爭論什麼問題，無疑的，首先要有邏輯的論據，可是你一個有根據的論據也找不到，”工程師一面說，一面繼續在屋子裡走來走去，他心裡產生了一陣反對妻弟的憤怒，他那生著卷曲小胡子的影子也不住地跟著他走來走去。

與其說是青年人的話惹惱了他，還不如說是那張沒有胡子的、天真而又年輕的、非常象他妻子的臉上的表情惹惱了他。甚至這種情形也使他很生氣，有時候，這張臉的神情很嚴肅，似乎毫無原因地就笑起來，好像是並沒有出聲地說：“真是怪人！你要什麼邏輯的論據，這對於我反正是一樣……我只有一个論據——就是年輕。噯噯，有時候，我覺得很疲倦，因為只是逍遙自在地、激動而又愉快地生活、走路、吃飯、睡覺、大笑……而且，主要的，是這種心情永遠沒有完。你以為是荒唐——但是我可感覺到，似乎我要活上一百年，總是這樣瘋狂地高興和無憂無愁，你對這可是沒有辦法……”

這種不出聲音的自白使工程師很生氣。

“我的親愛的，生活不是只會空喊的人和幻想者所能造成的，而是那些日以繼夜埋頭工作的、不知疲倦的工人們造成的；而且，而且，是一塊磚一塊磚地建造起來……”

“唔，唔，老兄，我們知道……”

③ 彼佳是彼得的愛稱。

② 卡裘莎是叶卡琪琳娜的愛稱。

一輪明月照耀着水妖，
順着蔚藍色的河面飄過！……

“为什么他竟这样象我的妻子，真見鬼！”

工程师心里这样想着，可是嘴里說的是另外的事：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那由我管理的一千五百个人的命运，我可以把那些人……我可以破坏他們的生活，使他們难以忍受，为什么我对他們的关心，为了使他們的生活条件还能勉强过得去，我付出了緊張的劳动和斗争，为什么这一切努力竟連一文都不值呢？但是現在，連这样一个沒有胡子的人……”

“你生气啦，宙斯①……”

“……說实在的，象你这样剛离开学校的小孩子就爬到欄樓上去，或者跑到背人的地方去，喊喊喳喳地对三个工人說：‘打倒奴隶制度，打倒資产階級，无产階級万岁，’为什么这种行动就特別有价值，好象这样就能大大地变革生活，改善生活，而且能使人得到幸福呢？”

“这是因为……”

“为什么，”工程师繼續說下去，不听对方的說話，而且提出一些論据，“为什么我冒着失掉职位的危險所坚持的問題，我坚持在这里建筑医院和学校，这些建設将要为了一千五百以上的失去各种文化享受的人服务，——为什么这些就什么价值都沒有，什么意义也沒有呢？”

“这是因为學校和医院，只要不是坏蛋，誰都可以建造，但是跑到工人那里，告訴他們說，即便是处在表面上非常好的环境当

① 宙斯是希腊神話里的大神。这里是彼佳嘲笑工程师自以为是統治者的意思。

中，他們也是奴隶，是永久的奴隶，这样的事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如果要去干的话，那么就得多吃两顿饭①。”

“你还记得吧，廖丽亚②？”工程师仍旧是不听对方的话，掉转身朝着妻子，想从她那里得到支持。“咱们已经把东西收拾好，干脆就要动身走啦，可是忽然接到一个电报，说：总局同意啦。”

她那匀称的身段，白色的衣服和亲热的脸都似乎在说：我不直接参加你们的争论，难道你们感觉不到吗，因为我在这里，因为有茶炊，又干净又优雅，——难道你们心里感觉不到温暖和亲热吗？

他们似乎是同意了她的意见，好象说：是啊！

工程师一声不响，低下头去，又走起来，他那驯服的影子好象和这种沉思有一种奇怪的关系，跟着他无声地滑来滑去。

但是，除了表面的样子以外，在这个穿白衣服的身材匀称的女人的内心还有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意见和思想。于是她开口说道：

“是的，好……你们现在说话，争论……可是为什么我要这样……为什么要我……譬如说你，珂里亚③，还有你，彼佳，你们俩都有自己切身的事业，每个人都在工作……珂里亚下班回来，我每天看见他是那样疲倦，但是同时我又羡慕地看着他，因为他有工作。彼佳也是这样。我不了解他的工作，如果他对工作非常入迷的话，那么这就是生活呀！但是我呢？我天天……我天天在空屋子里走来走去，望着花园或者草原……或者望着这个讨厌的小村子……就象田鼠在地里……”

① 添些勇气的意思。

② 廖丽亚是叶莲娜的爱称。

③ 珂里亚是尼珂莱的爱称。

“蓮娜①！”工程师不满意地说，仍旧是那样若有所思地在屋子里走着，与其说是因为妻子的说话引起了他的不满，——因为他根本没听见她的说话，——还不如说是因为他的思想和谈话被打断才引起了他的不满。

“我为什么要念书？一切都为了什么？要知道读了十二年书呀！整个的童年时代，整个的处女时代都为这个消耗光啦。为什么坐在实验室里？为什么考试？有时候整月整月地不睡觉，搞得筋疲力尽，现在却是这种样子！”

她软弱无力地和苦痛地摊了摊手。

“蓮娜！”工程师又严厉地说，但是他克制着自己，使自己变得很严肃，他一向对待妻子的态度就是这样的，“蓮娜，你说的不对。”

他喝一口茶以后，态度渐渐变得柔和下来，说道：

“你有孩子，你是孩子的母亲和教养人。”

她全身哆嗦起来，就象被火星烫了一下似的。

“哎呀，哼，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除了这些以外，我还应该坐在茶炊的旁边，打扮得干干净净和整整齐齐，不管怎么样也不显出衰老的样子来，还要稍微看点杂志，免得变得太糊涂，还有……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

有一刻工夫，他觉得妻子的话简直是愚蠢透顶，但是现在忽然觉得自己在她面前确实是有罪的，虽然这种罪过并没有到十分严重的程度。

“蓮諾奇珈②，这些话都很对！……难道我反对吗？……我已对你说过：只要一到冬天，我结束掉工作，就请假带你到彼特

① 蓮娜也是叶蓮娜的爱称。

② 蓮諾奇珈也是叶蓮娜的爱称。

尔^①去。你在那儿休息休息。看看戏，参观参观展览会，参加参加音乐会，和朋友们会会面。我明白：你很年轻，你要生活热闹。你根本想象不到我是怎样拚命工作，我心里只是在想，怎样才可以走出这块偏僻地方，怎样才可以摆脱这个草原上的魔窟，亲爱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你知道吗……”

她象抽疯一样，愤怒而又轻轻地哼哼笑着，这个匀称的白衣身形站起来，走到黑漆漆地大开着的门口去。

“哼，是的，当然，只有在彼特尔才有我的生活，对于你和彼佳却到处都是生活，就连在这些穷乡僻壤的地方也有生活。要知道我懂得你这是要说：对于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生活就是参加音乐会、跳舞会和社会活动，在普通的工人环境当中，她一定象一个囚犯一样感到烦恼。”

他又皱起眉头来，但是没有去反驳。

“莲娜，你是知道我对妇女和教育的看法的……如果现实是这种样子，环境造成了这种样子，那可是没办法！我是一个工程师，我要上班，要考虑问题，和工人相骂……医生、站长，各人有各人的职务和工作，有时候还是些非常无聊的和非常麻烦的工作。但是你能干什么工作呢？你的知识能用到什么上头去呢？如果你在医科学校毕业，那么你就可以治病。你要明白，莲娜！”

她不作声了，软弱无力地把手垂下去，于是他就感觉到一种不自觉的愉快心情，觉得自己是对的，而且她却有些不对，就把她的一只手放到嘴唇边亲了亲。

“孩子们，请你们相亲相爱，别闹意见，我祝福你们，因为已经到了睡觉的时候：十二点半啦，”彼佳用手势对他们祝福。

① 帝俄时代简称彼得堡为彼特尔。

“好，好，好，空想的傳道者，你去睡吧。你明天要上機車，当然應該在一点以前睡覺。”

“我的親愛的人，我就象達吉雅娜一樣，‘向來是早晨起來看日出①。’”

“你躺在床上看日出，鼾聲震動整個屋子，只有吃飯的時候，才帶着一張睡眠惺忪的和無精打彩的臉出現。”

蓮娜抓住弟弟的額發，親了親他的額角。

“去吧，我的孩子，真是到睡覺的時候啦。”

“蓮娜，你是不是以為我如果變成禿子，這樣會使我更漂亮呢？”

於是，他們各自回屋去了。

工程師親熱地拉住妻子的一只胳膊，象摟女朋友那樣摟着她。心里暖洋洋的，產生了一種溫柔的情感，這種情感使人回想到幾乎還是童年時代的、早已經遺忘的快活眼淚，回想到他們還沒有結婚的時候。好象她把靈魂的另一面叫他看了看，心弦怫郁地、動人而又溫柔地响着，這種聲調他根本沒有聽到過，或者是早已忘掉了。

他不愿意和這種情緒，和這種溫柔心情，和這種什麼功利觀念也沒有的心灵上的親昵分手。

已經鋪好的床上，枕头閃着白光。

但是，当她搖了搖腦袋，把波浪似的金發披散到背上的時候，他覺得：象薄霧一般的溫柔情緒慢慢消失了。他竭力想把那種模模糊糊，但是不容分說地涌來的、想把一切都推翻的和什麼也不顧的心情压制下去。

① 達吉雅娜是普希金的長詩叶甫蓋尼·奧涅金的女主角。這一句話也是引自原詩。